晦齋集

戌

詩
賦
雜著
箴
銘

記
祭文
行狀
碣銘

晦齋先生集卷之四

西遷錄 律詩 絶句

郵館別孫熙遠 丁未閏九月廿七日在新寧

君向桑鄉我北去悠悠此別涕空潸宣聞數日遲溫
凊魂夢須臾十往還

清秋皎日上蒼峯直照孤臣一片衷八千嚴譴 君
恩重知有金雞下九重

上林郵館次舍弟韻

虛明咫尺戴天神誠格冥冥便感人數日離違情罔
極歸期何忍指明春

頭上昭昭白日明盈虛消息與時行　聖朝雨露
應遍枯木逢春亦自榮

獺川次人合弟韻

漠漠長空鴈去遲悠悠襟抱有誰知縵高一灑思親
淚天際愁雲滿眼悲

清時流落遠投荒感汝焚香夜禱天冥佑不遲天可
必歸來戲彩一樽前

碧蹄鄭舍書

夢魂夜夜繞家山鶴髮依依慘滿顔覺來身臥千峯
外驚起開窓不禁潸

登鳳山嶺

登高南望一愴然萬疊山遮路幾千天際白雲猶不見回瞻西北更無邊

積學平生慕聖賢志存忠孝不違天如今皓首遭時蹇俯仰猶能意浩然

江城書示姪敬伯

離家三見月成鈎魂夢飛馳不暫休究侍慈顏猶昔日忽驚霜鬢卧窮陬情懷似涉漫漫海身世如乘泛泛舟日迫西山無盡恨愧無誠孝格玄幽

至日得吉句足成一律寓懷

苦生死魅鄉共肺肝
殘年值屯蹇客路更崎嶇一身由正直萬死耻浮沉
戀闕丹心破思親血淚淋至誠應上格天日自照臨

旅窓聞篴

窮荒歲暮慘風煙燈盡寒窓夜似年一聲羌篴來何
處雪滿千山月滿天

中宗諱日泣書

諱日如今已度三孤臣絶徼淚霑衫從容經幄今難
再是日年年痛不堪
賓天已遠杳難攀白首纍臣運命艱 聖語丁寧猶

在髓憶曾清燕侍 龍顏

夢驚悲痛

歲晩離親卧塞垣魂馳夜夜省寒温依依鶴髮高堂畔驚起呼燈拭淚痕

殘年遠別白頭親千里儀容入夢頻魂斷此時懷罔極潛心惟祝彼蒼仁

夢省覺闈欲供旨味忽覺不勝悲痛

窮陬千里隔家山夢裏依然鶴髮顏欲獻旨甘留寢側忽驚身卧塞垣寒

天涯見月幾霑衣魂夢頻馳省寢闈驚起顧天天漠

漠自嗟　誠求格玄微

南望千山復萬山只憑魂夢見慈顔覺來驚起儀刑隔寂寞寒窓曉月殘

聞敬伯彈琴

幽窓寂寞夜三更一曲峩洋慰客情為語不須戚歎手妙來從古誤生平

哭同年趙子實 並來時趙為利川倅慰別甚款未久聞計驚悼趙名世英

故舊如今有幾人相知渾作白頭新多君一不臥平生款慰我偏殊薄俗頽絶欲難忘臨別語知心猶惜遠投身窮阨此日空揮淚握手開襟豈有因 趙以元城

絶欲爲勉故及之

夢覺悲慟 立春後

歳盡窮陬勞夢䰟依俙歡侍北堂萱未供菽水還驚覺皓首無由報母恩

寒宵好夢見慈顔又得平書感涕潸天道如今已回泰毋兒何日得同歡

除日得古句足成一律書示敬伯

雲暗邊城暮燈殘草屋貧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涙染雞林葉䰟消鴨水濵衰年驚遠別鶴髮又添春

得舍弟子容書 戊申

塞外家書抵萬金開緘不覺淚霑襟望雲每恨千岑隔見月偏傷兩地心皓首無緣酬罔極丹衷惟恃有昭臨萬山春雪消將盡何日斑衣戲故林

早春書悶

憶弟看雲悲暮景思親見月泣淸宵春回旅夢猶多吉知有 天恩下九霄

夢罷悲痛

夢裏歸家省寢闈手摩肌體引衾衣覺來肝膈如焚烈身滯窮荒不奮飛

次舍弟韻

籲天訴冤激中心道阻無方可展襟鶴髮昏忘猶自慰鴒原情急痛難任 時予容欲陳疏訴冤書以止之

夢驚

歸省當闈夢忽驚儀容還恨不分明中宵魂斷潸揮淚起視蒼空轉杳冥

先公諱日書示敬伯

慘淡邊城二月春諱辰今遇鴨江濱長懷風樹終天痛又值雲雷一世屯家廟薦羞誰共拜窮廬薄奠獨露中平生忠孝難酬志既負 明君又負親

次舍弟韻

衰年遠別各西東鴈斷魚沉思不窮殘雪異鄉春欲暮愁魂中夜夢還空丹心破盡君臣隔白首何時母子同見月難消千里恨回頭心折五雲重

春晚遣悶

煙景依俙似故園朝昏惆悵對前村春殘異域歸心絶柳綠花紅總斷魂

前山松栢翠沉沉春晚邊城客恨深遥想故園花落盡題詩難寫未歸心

次仁風樓韻

憂國三朝白首餘平生忠孝盡歸虛山重絶塞多雲

霧天遠寒江少鴈魚衰淚幾看邊月灑愁眉那傍故
山舒依依鶴髮高堂畔䰟夢連宵繞舊居

端午日書懷

節届端陽萬物輝一身憔悴與時違宮衣憶昨霑
恩賜客疾如今隨晚暉宿草難禁感霜露殘年無計
奉庭闈平生忠孝今俱闕異域風煙擧眼非

次樓韻

月色半庭白松濤十里聞窮陬稀過鴈愁眼望歸雲
山暗天猶碧蟲鳴夜欲分歸期渺無際横遂羡從軍

國諱日泣書

憶昔春坊侍講筵雍容論討極心天贈言最激分符
日　睿奬偏承夢弼年千載休期歸寂寞九霄　龍
馭隔雲煙臣民是日同摧慕白首羣臣倍泫然

次金敎授留別韻

擬將斯道輔明王皓首無階望日光慕古只思禪
聖學被襟寧復獻治綱寵榮曾誤慚叨冒愚孝如今
墮渺茫身世浮雲何足念愛君惟願有豊祥
聖澤如天萬物光小臣愚暗自迷方化工並育枯穫
散春意無情病柳僅鶴髮未將眵淚眼丹心無路徹
穹蒼今朝別恨那堪說君向長安我魃鄉

見月寄舍弟

鴈行分散各西東見月相思恨不窮霽色今宵千里共清光何日一尊同煙消絶塞明霜髮雲歛江鄉照憔容秋到不禁揮客淚想應兼照北堂中

夢見慈顔忽憶少時山棲絶句錄以寓無涯之痛

幽棲半月曠晨昏十里青山望白雲千里渺如千里遠此身寧向利名奔余自少遊學四方每違親側及長又縻薄官離曠居多以貽鶴髮倚閭之愁今乃至此追思平生罪過悔無及矣悲慟難禁

誠敬吟

兩儀中自一身分形似塵埃跡似雲榮辱死生渾一視只存誠敬事天君

別舍弟子容還鄉 辛亥仲秋

慘聞當闈度五秋寸心摧裂曷時休三觴彩舞今難再一哭荒丘亦靡由歲晚更添霜露感䰟馳不覺道途脩憑君遂寄天涯淚灑向空山薦酒羞

旅寓何時更着竹客愁今復激離腸三春廬墓顏餘黑萬死投荒鬢欲黃血淚何期灑宿草丹衷無路徹穹蒼人間得喪都歸命此別茫茫涕自滂

相逢絶徼各皤然五載情懷痛極天扶病間關經險

路順時消息保殘年攝生只願言談愼知命惟思道義全秋晩塞垣添別恨萬山回首暗風煙

已將身世擬浮雲得喪黃粱不足云只保天眞存浩體肯教心境雜塵紛慘懷幾歲遙相憶歸袂今朝不忍分唯有月輪千里共寒光來照鴨江濆

秋山慘眼欲黃昏行立寒簷更斷魂調病攝生君自勉樂天安土我何言

送韓兼善之任碧潼

覊懷倚惠政皓首感深仁恩荷丘山重情如骨肉親離程愁晩景歸路好芳春五雲勞望眼臨別更霑巾

送張國卿之任義州 癸丑閏三月

投荒已七載邊徼又殘春戀闕丹心破思鄉宿草新
白頭揮慘淚朱綬遇深仁盃杓開襟日知公厚意眞

又

半生迷宦海客路識仁人天遠愁孤鴈川長寄涸鱗
逢黃知有數借冠歎無因客裏春愁亂還添別恨新

拾遺

五言律詩

到鳥嶺吟寄舍弟 癸未三月

辭親今幾夕踰嶺轉間關長谷風塵暗陰崖冰雪頑

南遊春色早北望暮雲寒道路身將老羈愁忽萬端

又

鄉關海東畔擡眼但雲山判樹花分萼萱堂淚滿顔
長途愁鬢亂何日舞衣斑侍側君猶在春風好奉歡

奉呈李府尹 賢輔

早懷經濟志難禁狄公思積慶今誰比純誠古亦稀
只求酬素願何恨屈明時勝事花山宴人間豈易爲

又

養志難投笏晨昏煩夢思眞誠終始一遐福古今稀
榮慶雖高世經綸未展時三槐已庭植不必自身爲

病中送許南仲赴燕京

風範超塵俗襟期邁古人天庭儀彩鳳異域識祥麟
楓路多撞眼霜天愼攝身離程簫管鬧衰病獨傷神

七言律詩

次忍機堂韻 昨奉惠寄高韻玩而復之不能自休敢用蕪拙聊報賜敎之意幸許垂一覽於斯道不無少助云

一元潛轉自穹旻百物敷榮驗得春去地何從著功迹見天須識絜星辰雙眸有力窮遐邇萬象無緣遁僞眞鉛錫點金殊不辨堪嗟多誤世間人

大本明知出上旻潛心到處驗秋春中和雖似有實

主動靜周流無定辰體察工夫終是實空虛論說竟
非眞身居天地難違物爲道如何却遠人
不須游目入空旻滿地青紅盡是春沂上難禁吐朗
詠泗濱誰識管良辰千波極望涵孤月萬景彌觀渾
一眞堪歎役神空寂裏未聞斯道不離人
獨奉天君建大功八鑾無礙九夷通城隍共見匝千
里宮闕難知幾萬重宗廟之中備百禮千官班上雜
羣蹤若推明德徹遐邇四海波恬無烈風
天眞須向有形融物我精粗自貫通若見百川流不
息便知滄海浩無窮家家日出喧雞犬處處春深遍

白紅景致千般誰是主閑居今古太虛翁 斯道至大天地萬物洪纖巨細無一不具於其中若但見宮墻之高內有宗廟百官之富而不知宗廟之內又有許多節文儀章百官之中又有千般萬樣等級法令則無以盡道之精微矣但見滄海之大爲無窮而不知百川之流晝夜混混無非一物之不息則亦或滾於見大而遺小之病故於此及之

送玉堂金正字義貞 時罷在林泉

嶺外風烟偶共遊離愁段段暮江頭翺翔瑞世君如鳳浩蕩忘機我似鷗彩舞南洲春正富丹心北闕歲鶩遒朝

挽曹府尹 漢弼

天若賜蒼生閒饑癘連年太半流

始聞初政憫窮民豈料沉痾未去身藥裏許分蘇病

老手書珍重慰閑人憂分 北闕心猶在夢斷南柯
迹已陳直節英風無復見爲民爲國一沾巾

送李季雅按嶺南 辛丑秋

仲尼由天惟道視行藏無意與時偕十年山澤經綸
志一夕襟懷咫尺開暫綴鵷班澄海嶠行還鸞殿作
鹽梅年侵民命將泥土拯溺須憑濟世才
嶺南風習最厖淳宣化欣逢有脚春士失講修思振
德民罹荒饉望霑仁浴詢款窮炎海魂夢依依繞
紫宸是日送行頻抆淚倚閭霜髮在天垠

挽李訓導族丈

去年臨慰石泉間談笑聊陪半日歡把酒對山開款悃流觴竟日弄潺湲依依懷抱十年事耿耿殘燈半夜寒此會杳茫渾似夢憶公何處更承顔

次比安樓上韻 戊戌七月十五日到比安患腫十八日呈辭以病久留

衰年愧負故山期客裏登樓強賦詩有慕軒轅嗟已遠勞形塵土覺非宜病添長路悲秋日愁絶虛窓半夜時更向靜中聊點撿幽懷唯有月相知

素髮青雲詎敢期秋愁病裏半成詩一庭花竹閑相對十里煙嵐晩更宜眼爲思親多感物心緣憂國少歡時憑闌夜久山銜月耿耿襟懷只自知

次東軒韻

坐對屏山似卧龍依依煙樹擁官墉睽階舞月維雙

栢夾路迎風老萬松佳境重來驚鬢雪高樓昔日戰

談鋒江湖十載憂　君意近侍還慚久一封

七言絶句

奉送府尹許敬之還洛

祥鸞那得久棲荊百里空勤借寇情公上九天施雨

露任教踈懶樂巖耕

登詠歸亭

半歲塵籠困病軀登程今日喜提壺江山渾是平生

舊襟抱何曾昔日殊

次龍宮樓上韻

病客逢秋尚未閑自嗟塵老道途間憑闌半日聊吟
賞華髮蕭蕭暎碧山
境靜令人心亦閑如何役役百年間樓頭迥立添歸
思遙指白雲山外山

次韻贈別

高樓迥隔俗塵侵數曲峩洋古意深秋入邊城君更
遠題詩難盡去留心
客窓秋氣鬢邊侵話舊還兼別意深款款盃尊今日

事悠悠離合十年心

五言排律

松堂挽詞

天不喪斯文東隅尚有人淵源亢有自英邁又超倫
軒冕浮雲外吟哦逝水濱窮探極遐妙高步入眞純
風月無邊境乾坤滿眼春一源觀浩渺萬物揔熙淳
幽討書千卷清歡酒一樽活人憑藥餌醫國秘經綸
遲暮時逢泰風雲道更屯丹心天北極素髮海東濱
未展陶鎔手寧同矍鑠臣有言傳士類無福嘆生民
愚魯蒙會擊再離久未親德容時暫接嘉訓聽難頻

村野逢殊敎山堂會有因塵懷還跼蹐良約竟矛盾

一別儀刑隔平生悔恨新忽聞仙路遠長慟大論湮

妙絃從此絶幽抱向誰陳秋晩南行路三杯但濕巾

晦齋先生集卷之四

晦齋先生集卷之五

賦

問津賦 辛未

有周之衰世極於否王綱不張海內婁靡民墜塗炭嗷嗷罔依世無撥王孰濟斯時偉我仲尼天縱其德道揖堯舜仁並覆育責既重於生民憂亦大於天下謂吾道之將行施木鐸之教化扶民彝於幾泯澤區夏於既涸夫何卒不得其志兮空問津以汲汲雖志切於濟世兮祇以招尤而速累想其所有者德所無者位道雖至大蘊而莫施十年轍環東西北南卒老

于行時無知音晏嬰止泥谿之封武叔毀日月之明視傿有慢賢之色受樂無尊德之誠滔滔者天下皆是兮喟枘鑿其奚合然聖人未嘗忘天下席不煖於一夕罷絃歌於陳蔡又應聘於楚王偶臨河而迷津渺烟波之蒼茫遂停驂而延佇蹇欲濟而無梁遇沮溺之耦耕乃使問其津渡既不聞其指示反逢彼之譏侮彼固避世之士兮獨非聖人而自是彼焉知君子之仕兮乃所以行其義也豈不厭世道之幽昧豈不知可卷而懷之惟鳥獸不可與同群余獨離世而何爲矧今天下之溺矣其敢獨善於己盖天地高厚

并包萬類博施雨露無一物不遂其性聖人之量與天地並四海之內吾將施德而陶之萬姓之衆吾將流澤而膏之既無不可化之人又無不可爲之時庶幾一行其道兮俾域中群生擧得所而熙熙豈若小丈夫然兮果於忘世坐視墊溺而不救而且賢人不時出聖人不世有上而爲君堯舜湯禹下而爲臣伊周稷契彼皆經綸宇宙化育民物際天極地咸受其澤當今之世非我伊誰生民之休戚天下之安危責實在我其敢不力此夫子所以汲汲於斯世而沮溺之所未識者也豈知大旱之焦土兮龍無所用其

神慨司寇三月之化兮卒未能大施於斯民念皇天之生是元聖兮豈無期於下國繼統緒於百聖開盲聾於千億玆寄托之至偉故賦與之特厚胡獨吝於天位俾赤子而失乳伊龍德之正中宜厥施之斯普竟問津而周流歎已極於乘桴空懷寶而踽踽一世兮邈天意之難求重曰二帝世遠三王迹熄繼天立極誰任其責道大莫容天下之不幸下悲人窮上畏天命遑遑栖栖不敢自暇彼耦耕流豈知聖者

鞭賈賦 癸酉

惟天之賦此百物兮各有分而有宜隋珠魚目之難

並珷玞羑王之異質賤固不可以爲貴惡固不可以
爲羑夫何鞭賈之求售兮必逾分以索利假空空之
朽質用梔蠟以外飾黄與澤其離耀足以眩駭於人
目謂奇貨之可居持自誇夫珍貴價甚高而難輸豈
千百之可擬孛富兒之一視費玉萬而不惜自以爲
難得之異物手寶玩而不釋豈知爚湯以一濯直糞
壤之無賴節朽黑而無文首拳變而不遂迨東郊之
爭道馬駘銜而顛躓忽一擊而摧折身又隨而傷墜
是何蚩蚩之一貫乃同人之至此始知昔日之所寶
直不滿夫數錢苟早試於危迫折何待於三年既不

辨於厥初竟何益於追悔予觸類而長之悟奸詭之欺世羊質虎皮之傳蹟行孔語之輩務矯貌而蠟言要賈技於一代志不在於小官窺卿相之華袟巧飾僞而邀譽遂馴致而有得居天下之廡廣亦可以持祿而保位逮國家之有事未有不至於敗毁臨危無應變之才處亂少捍禦之畧卒名類而位什國亦以之而岌岌是何異鞭賈之假飾敢欺人於白日始越分以收價竟難掩其庸鄙噫末世之澆詭兮何寡眞而多僞昔上古之天下民不識夫詭譎物有貴賤之殊直各隨分而自足士有賢愚之異職亦隨品而無

越人皆懷寶而尚志孰欺世而自鬻自大朴之既
喪慨世道之日薄徒外飾焉是遑無一分之廉恥市
上爭利之賤夫固無怪於如彼彼爲士而尚爾豈非
可愧之尤者然邪正之在彼蹇用舍之在我苟早辨
於未然彼何自而矯誣是知鞭之欺人買者之愚人
之欺世用者之昏格物知人要在淸源理窮心正物
何能惑我明此義用規人牧

利口覆邦家賦 癸酉

世有禍人之家國固厥類之非一遠而蠻夷之窺覦
近而奸宄之偸竊爭投間而抵隙迭爲蠹而爲賊然

鎮撫制服之有道是亦無足以爲憂安知不測之禍
患兮直藏於憸利之口頭類猛獸與毒藥兮未有不
至於碎裂始甘言而早辭固未見可畏之迹迨亂政
而敗度兮始覺爲禍之慘烈誰料高墉之顚覆由鼠
牙之穿穴原厥禍之所來自三寸之利舌惟切切而
善論兮縱駟馬而不及舞一心之奸回巧迎合而喋
喋每倒言而逆說紛辯詐之百出進一借於君側甘
若醴而易入是非善惡之轉易白黑薰蕕之倒置陷
賢哲於朋黨指正直爲奸僞不辨鳳凰與鶡雀孰察
明珠於薏苡君心以之而眩惑國政於是而敗毀若

醇酎之入口兮嗜其味而忘其醉遂衰亂而莫振致危亡之立至胡天下國家之巨患而生夫人之牙齒發於口之甚微禍予人者至大倘非明主之灼見擧未免於受敗利口之惟賢兮商辛用以覆亡口辯之無實兮嬴秦為之不長遠隋氏之分崩乃裴矩之釀孽致唐祚之中絕實林甫之口蜜是何一舌之嘵嘵兮禍卒至於此極念人主之居位孰無意於善治庶警戒於無虞將為萬世而不墜然徒事於外憂昧大患之在內或窮兵而勤遠絕暴橫於榆塞或高城而深池兮禦外敵之覬覦謂備患之既密百無一之可虞

反不知殿陛之下秘覆邦之巨猾比大木蠹生於心腹鮮不爲之顚越故聖人之爲國務必先乎遠佞進嘉言之輔理斥讒說之殄行既至明以照姦百利口兮奚爲偉仲尼之一語誠有國之深規重曰想彼憸人有舌如刀毁道傷理爲昏爲妖亂之初生孰非由玆戒我人主去之勿疑一開其口邦其危矣

雜著

書忘齋忘機堂無極太極說後 丁丑

忘齋進士孫叔暾忘機堂進士曺漢輔皆慶州人

謹按忘齋無極太極辨其說蓋出於陸象山而昔子

朱子辨之詳矣愚不敢容贅若忘機堂之答書則猶
本於濂溪之旨而其論甚高其見又甚遠矣其語中
庸之理亦頗深奥開廣得其領要可謂甚似而幾矣
然其間不能無過於高遠而有背於吾儒之說者愚
請言之夫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
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見道
體逈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
來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
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
謂無極哉此理雖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實體之所以

寓則又至近而至實若欲講明此理而徒騖於窅冥
虛遠之地不復求之至近至實之處則未有不淪於
異端之空寂者矣今詳忘機堂之說其曰太極即無
極也則是矣其曰豈有論有論無分內分外滯於名
數之末則過矣其曰得其大本則人倫日用酬酢萬
變事事無非達道則是矣其曰大本達道渾然爲一
則何處更論無極太極有中無中之有間則過矣此極
之理雖曰貫古今徹上下而渾然爲一致然其精粗
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髮差
者是豈漫無名數之可言乎而其體之具於吾心者

則雖曰大本達道初無二致然其中自有體用動靜先後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渾然則更無倫序之可論而必至於滅無之地而後爲此道之極致哉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極言之而不知夫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其說喜合惡離去實入虛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後已豈非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者歟先儒言周子喫緊爲人特著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

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
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
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今忘機之
說則都遺却此等工夫遽欲以無極太虛之體作得
吾心之主使天地萬物朝宗於我而運用無滯是乃
欲登天而不憑其無階欲涉海而不量其無橋其卒
墜於虛遠之域而無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機堂平生
學術之誤病於空虛而其病根之所在則愚於書中
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虛之體本來寂滅以滅字說
太虛體是斷非吾儒之說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謂

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謂於穆不已者存焉
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着滅字於寂字之下
試以心言之喜怒哀樂未發渾然在中者此心本然
之體而謂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發
皆中節而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謂此之
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滅則是枯木死灰而已
其得不至於滅天性乎然忘機於本來寂滅之下便
没滅字不說而却云虛而靈寂而妙靈妙之體充滿
太虛處處呈露則可見忘機亦言其實理而說此滅
字不去故如是豈非有所窮而遁者乎自漢以來聖

道塞而邪說行其禍至於剗人倫滅天理而至今未已者無非此一滅字爲之害也而忘機堂一生學術言語及以上議論之誤皆自此滅字中來愚也不得不辨若其超然高會一理渾然之體而的的無疑則實非今世俗儒高釋所可幾及亦可謂智而過者矣誠使忘機堂之高識遠見獲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歸於眞提其空而反於實則其高可轉爲吾道之高其遠可變爲吾道之遠矣而不幸世無孔孟周程也悲夫

答忘機堂第一書 戊寅

伏蒙示無極寂滅之旨存養上達之要開釋指教不一而足亦見尊伯不鄙迪而收之欲教以進之也感戴欣悚若無所容措前者因四友堂獲見尊伯答忘齋無極太極辨妄用鄙見以爲說不意得達於左右而又有以煩此辱教也迪聞道晚暮近年來屏居山野有志於學蓋亦有年矣第歎賦質凡下聞見亦孤雖嘗用力於涵養之地而根本不立勉強於踐履之際而足目未高思得成德任道之君子面承提挈而爲之依歸則世無其人思得有志好學之士上下論辨以資其講劘之益則鄉無其人懍懍然惟恐墜於

寡陋而竟無以自發而今而後有望於尊侑矣雖然來教所云寂滅存養之論有似未合於道者小子亦有管見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僭越之罪而無所辨明耶夫所謂太極者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要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者也盖其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貫乎一理無非實然而不可易者也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

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非若老氏之出無入有釋氏之所謂空也今如來教所云無則不無而靈源獨立有則不有而還歸澌盡是專以氣化而語此理之有無豈云知道哉所謂靈源者氣也非可以語理也至無之中至有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有理而後有氣故曰太極生兩儀然則理雖不離於氣而實亦不雜於氣而言何必見靈源之獨立然後始可以言此理之不無乎鳶飛魚躍昭著上下亘古亘今充塞宇宙無一毫之空闕

無一息之間斷豈可但見萬化之澌盡而遂指此極之體爲寂滅乎三皇雖逝而此極不與三皇而俱逝五帝雖沒而此極不與五帝而俱沒三王雖亾而此極不與三王而俱亾先天地而立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存而不見其終其此理之實然而非虛空也豈不的的矣乎人物之生於其間者不能永久而終歸澌盡者蓋人物有形有質此理無形無質有形有質者不能無生死始終而其所以生死始終者實此無形無質者之所爲也而無形無質者曷嘗有時而息滅哉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其爲物不

貳其生物不測其所以不已不貳者果何物耶而是
可謂之寂滅乎試以心言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
其心猶天地之有陰陽也而太極之真於是乎在也
其未感物也湛然虛靜若無一物是則所謂無聲無
臭之妙也而來教所云寂者也然其至虛至寂之中
此理渾然無所不備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寂而
又滅則是寂然木石而已其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
何在先儒所云寂感寂滅之分盖以明彼此之似同
而實異矣豈可以此爲浮議而獨以異端之說爲是
乎盖太極之體雖極微妙而其用之廣亦無不在然

其寓於人而行於日用者則又至近而至實是以君
子之體是道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絶其外誘之私不使須臾之
頃毫忽之微有所間斷而離去其行之於身也則必
造端乎夫婦以至於和兄弟順父母而有以盡己之
性及其盡性之至也則又有以盡人物之性而其功
化之妙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而人極於是乎立矣此
君子之道所以至近而不遠至實而非虛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此非愚生之言實千古聖賢所相傳授而極言至

論者也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矣若外於此而別有一道可以為教則是決非率性之謂而害吾道之邪說也來教所云一理太虛之說雖甚高而實未嘗小子請即馬牛鷄犬之諭明之盖天下無性外之物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以循牛之性則角而可耕循馬之性則羈而可乘循雞犬之性則絳冠而司晨拔毛而司吠是雖形殊職異莫非天命之所為而初無二也其不可互相是非也固然矣若牛而去其角馬而去其羈雞犬而去其冠毛不循其性而廢其所司之職則安得

辭其違天之罪而免於人之所議乎今異教之人毀其髮毛緇其法服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者亦猶是也固不可與吾道並立於天地間也天下之人入乎彼則出乎此為吾道計者安得於是而無所辨耶夫道只是人事之理耳離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於空虛之境而非吾儒之實學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人事也則者天理也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安得不先於下學之實務而馳神空蕩之地可以為上達乎天理不離於人事人事之盡而足目俱到以臻於貫通

之極則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渾全酬酢萬變左右逢原無非爲我之實用矣故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又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詎不信歟且如存養之云只是敬以直内存之於未發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若曰遊心於無極之真使虛靈之本體作得吾心之主則是使人不爲近思之學而馳心空妙其害可勝言哉又況虛靈本是吾心之體也無極之真本是虛靈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而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廣大高明之體可也張南軒曰太極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

惟當本於敬以涵養之正謂此也今曰遊心於無極曰作得吾心之主則是似以無極太極爲心外之物而別以心遊之於其間然後得以爲之主也此等議論似甚未安來敎又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亦見尊伯立言之勇而自信之篤也然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今以已往聖賢之書考之存養上達之論無所不備其曰存心養性其曰戒愼恐懼其曰主靜曰主敬者無非存養之意而曷嘗聞有如是之說乎呂氏虛心求中之說朱子非之况以遊心無極爲敎乎孔子生知之聖也亦曰我下學而上達又曰吾嘗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況下於孔子者乎故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收已放之心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以此觀之其言之可易與不可易直驗於已往之聖人而可見矣何必有待於後來復起之聖人乎天下之禍莫大於甚似而難辨惟其甚似故能惑人惟其難辨故彌亂真伏詳賜書無非雜儒釋以爲一至有何必分辨之說此小子所甚懼而不敢不爭者也伏見尊伯年高德邵其於道體之妙亦可謂有所見矣但以滯於寂滅之說於其本源之地已有所差而至於存養上達之論則又與聖門之教大異

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況其所差不止於毫釐乎伏惟尊伯勿以愚言爲鄙更加着眼平心玩理黜去寂滅遊心之見粹然以往聖之軌範自律吾道幸甚善在芻蕘聖人擇之況聽者非聖人言者非芻蕘而遽指言者爲狂見而不察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古之君子改過不吝故年彌高而德彌進也小子所望於尊伯者止此干冒尊嚴不勝戰汗之至廸再拜

答忘機堂第二書

迪後學寡見輒不自揆瀆冒至再難逃僭妄之罪伏
蒙尊慈不加誅責反覆開喻辭旨和平有以見君子
長者虛心觀理不執一隅惟善之從也迪雖至愚安
得不罄其陋見以求畢其說而望教於左右耶伏覩
來教於無極上去遊心二字於其體至寂下去一歲
字是不以愚言爲鄙有所許採幸甚幸甚書中所論
一本之理及中庸之旨亦頗明白少疵妙得領要聖
人之道固如斯而已更無高遠難窮之事迪敢不承
教然於其中尚有一兩語與鄙見異者請更白之夫
適國之路固有千蹊萬逕東西南北之異若得其直

路而進則雖有遠近遲速而終皆可以入國矣然或誤入於邪逕他歧而不知返則往往迷於荊棘荒遠之域而洒臨歧之泣起亡羊之嘆者有矣如此者雖終身窘步而永無適國之期矣況入道之方一而已矣非如適國之路有東西南北之異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豈可以為千蹊萬逕皆可以適國而不必求其正路耶至如寂滅之說生於前書粗辨矣未蒙察允今又舉虛靈無極之眞乃曰虛無即寂滅寂滅即虛無是未免於借儒言而文異端之說小子之惑滋甚先儒於此四字蓋嘗析之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

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然則彼此之虛寂同而其歸絶異固不容不辨而至於無極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無影響聲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謂無也故朱子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詎不信歟來教又曰主敬存心而上達天理此語固善然於上達天理上却欠下學人事四字與聖門之教有異天理不離於人事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存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是釋氏覺之之說烏可諱哉盖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

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便是上達境界從事於斯積久貫通可以達乎渾然之極矣而至於窮神知化之妙亦不過即是而馴致耳孔子生知之聖也亦不能不由下學乃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況下於孔子者乎世之爲道者不信乎此而乃欲徑造於虛妙不可知之域亦見其惑也且夫窮理非徒知之爲貴知此理又須體之於身而踐其實乃可以進德若徒知而不能然則爲貴其窮理而其所知者終亦不得而有之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期月守然則非知之難行之難此君子所以存省體驗於日用事物之際而言必顧行行必顧言不敢容易大言者也不知尊伯亦有如是體察之功乎亦有如是踐履之實乎大抵道理天下之公共不可以私智臆見論之要須平心徐玩務求實是可也若使尊伯無意於聖人之道則已矣如其不然則愚之所陳雖鄙亦不至於無稽至蒙俯採痛去寂滅之見而又能主敬存心一於下學上做工夫以達於天理則尊伯之於斯道可謂醇乎醇矣愚見如是輒冒言之退增汗慚迪再拜

答忘機堂第三書

迪頓首伏承尊喻至再至三發明道體極其妙致使迷暗者曉然如披雲而見大耀其所以嘉惠末學至矣然於其中尚有未解者存焉非故欲發愚乎安有見道如是之高而猶未能精於存省體驗之地者哉伏覩來喻所陳雖云不滯寂滅之說有年而寂滅之習似依舊未除是以其論說浮於道理幽妙之致而未及反躬體道之要不免為曠蕩空虛之歸而非切近的當之訓此小子所以未敢承命者也迪聞子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古今論道體至此而無餘藴矣
愚請因此而伸之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散諸三極
之間凡天地之内無適而非此道之流行無物而非
此道之所體其在人者則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倫小而動靜食息進退升降之節以至一言一默
一嚬一笑之際各有所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亦不可
毫釐差者莫非此理之妙故子思子曰語大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豈非生民日用之常事物
當行之理者乎蓋因其用之粲然者而觀之則縷析
毫分似未易得其領要千差萬别似不可合而為一

然其所以然之本體則莫非天命之渾然者而我之所以爲性而具於心者也當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心之眞寂然不動是則所謂無極之妙也而天下之大本在於是也固當常加存養之功以立大本而爲酬酢萬變之主而後可以發無不中而得時措之宜然於此心之始動幾微之際天理人欲戰於毫忽之間而謬爲千里之遠可不於是而益加敬慎乎是故君子既常戒懼於不睹不聞之地以存其本然之天而不使須臾之離有以全其無時不然之體又於幽獨之中幾微之動尤加省察之功以至於應事接物

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有以盡其無物不在之
妙張南軒所謂要須存諸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
以見靜之所存而後爲無滲漏者是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此心常明不爲物蔽則大本之立日以益固
而又於幾微酬應之際無一毫人欲之雜而純乎義
理之發自其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處之無不當
而行之每不違焉則達道之行於是乎廣矣而下學
之功盡善全美矣二者相須體道工夫莫有切於此
者固不可闕其一矣朱敎有曰敬以直內顧諟天之
明命吾之心旣定不易則固存養之謂矣而於靜時

工夫則有矣若夫頓除下學之務畧無體驗省察之
爲則於動時工夫蓋未之及焉是以其於求道之功
踈蕩不實而未免流爲異端空虛之說伏睹日用酬
酢之際不能無人欲之累而或失於喜怒之際未能
全其大虛靈之本體者有矣豈非雖粗有敬以直內
工夫而無此義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體道不能精
密而或至於此乎昔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子繼之
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然則聖門
工夫雖曰主於靜以立其本亦必於其動處深加省

察蓋不如是則無以克己復禮而保固其中心之所
存矣故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未有不制其外而能
安其中者也愚前所云存省體驗於日用事物之際
而言顧行行顧言者此之謂也安有遺其心官隨聲
逐色失其本源之弊哉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蓋地
位已到聖人則此等工夫皆爲筌蹄矣若未到從容
中道之地而都遺却擇善省察工夫但執虛靈之識
不假修爲而可以克己復禮可以酬酢萬變云則譬
如不出門而欲適千里不舉足而欲登泰山其不能

必矣来教又曰爲破世人執㒳形爲堅實故曰寂滅此語又甚害理盖人之有此形體莫非天之所賦而至理寓焉是以聖門之教每於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盡夫天之所以賦我之則而保守其虛靈明德之本體豈流於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豈可以此爲㒳妄必使人斷除外相獨守虛靈之體而乃可以爲道乎是道不離於形器有人之形則有所以爲人之理有物之形則有所以爲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則有所以爲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則有所以爲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

則有所以爲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盡其道是
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則棄形器
而求其道安有所謂道者耶此寂滅之教所以陷於
空虛誕謾之境而無所逃其違天滅理之罪者伏想
尊伯於此異說亦已知其誕矣猶未能盡去舊習以
反於正而復有如是之語果何爲耶上達之論愚於
前書粗陳矣今曰下學上達乃指示童蒙初學之士
豪傑之士不如是愚請以孔子申之自生民以來生
知之聖未有盛於孔子者亦未嘗不事於下學其言
曰我十五而志于學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如丘之

好學然則孔子不得爲豪傑之士而其所爲亦不足
法歟若曰孔子之言所以勉學者也於其已則不必
然則愚請以孔子所親爲者白之孔子問禮於老聃
問官於郯子入太廟每事問是非下學之事乎問官
之時實昭公十七年而孔子年二十七矣入太廟則
孔子始仕時也古人三十而後仕則是時孔子年亦
不下三十其非童蒙明矣夫以生知之聖年又非童
蒙而猶不能無下學之事況不及孔子而遽爾頓除
下學不用力而可以上達天理乎是分明釋氏頓悟
之教烏可尚哉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

子過則順之又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若使尊伯於此異說之誕終身遂沒不知其非則已矣已矣今曰不滯者有年則是已覺其非而欲改之也退之云誂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請自今痛去寂滅之見反于吾道之正如日月之既晦而復明則可與聖賢同歸而四方之士莫不仰而快覩矣豈不美哉豈不樂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伏見尊伯年既高矣若不及是時而反焉則平生之學至勤矣豈不深可惜哉伏念迪後學無識干

瀆至此者亦知尊伯虛心玩理必能如舜之舍己從人矣伏惟恕其狂僭迪再拜

答忘機堂第四書

伏念迪質本戇騃學之泛濫苦守管見累瀆尊鑑不覺支離之甚死罪死罪今承賜教辭旨諄諄反覆不置且去寂滅二字而存下學人事之功迪之蒙許深矣受賜至矣更復何言然而竊詳辱教之旨雖若盡去異說之謬入于聖門之學然其辭意之間未免有此病而至於物我無間之論則依舊墮於虛空之教小子惑焉韓子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恐尊伯亦

未免於是愚請姑即衣綱之説白之蓋衣必有領而百裔順綱必有綱而萬目張此語固善然衣而徒有其領斷其百裔綱而徒有其綱絶其萬目則安得爲衣綱而其所有之綱領亦奚所用哉天下之理體用相須動靜交養豈可專於内而不於外體察哉聖門之教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内内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深省密察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

靜虛動直中一外融則可以馴致乎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極矣兩件工夫不可偏廢明矣安有姑舍其體而先學其用之云哉子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以此觀之本體工夫固不可不先而省察工夫又尤爲體道之切要伏覩來教有曰主敬存心則於直內工夫有矣而未見義以方外省察工夫豈非但得衣之領而斷其百裔但得網之綱而絶其萬目者哉人之形體固當先有骨髓而後肌膚賴以充肥然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膚

則安得爲人之體而其骨髓亦必至於枯槁而無所用矣況既去皮膚而於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謂常加存養以立大本爲酬酢萬變之主者固尊伯主敬存心先立其體之說初非毀而棄之未嘗照察遽加罪責不勝戰汗來敎又曰先立其體然後下學人事此語亦似未當下學人事時固當常主敬存心安有斷除人事獨守其心必立其體然後始可事於下學乎所謂體既立則運用萬變純乎一理之正而縱橫自得者固無背於聖經賢傳之旨然其所謂純乎一理縱橫自得者乃聖人從容中道之極致體

既立後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遷至於此伏惟更加精察且如萬物生於一理仁者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其一體之中親踈遠近是非好惡之分自不可亂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語又曰惟仁人爲能好人能惡人以此言之仁者雖一體萬物而其是非好惡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無也舜大聖人也固非有間而滯於所執者然而取諸人爲善舍己從人則舜亦不能無取舍之別矣安有心無間則泛然與物爲一更無彼此取舍好惡是非之可言然

後爲一視之仁哉伏願尊伯平心察理勿以愚生之有是非取舍爲罪而更以大舜之舍己從人自勉幸甚幸甚如其不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虛蕩之辭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安有君子長者之意乎而斯道之明將無時矣豈不深可嘆哉理執所見言不知裁伏地待罪伏惟恕其狂僭一賜照採迪恐懼再拜

送元典翰繼蔡序

古之聖賢論中和之德而極其效於天地萬物之位育此一心之妙用萬化之本源堯舜三王之道不越

於此矣然則所謂中和者何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喜怒哀樂者本於人心之微而見於尋常應物之際似與天地萬物邈不相關而致中和之效至於如此於是見一體感通之妙而人之不可不慎乎此也況人君體天理物神人之宗主萬方之標準苟不能建中和之極以公其喜怒哀樂之發則何以恊天地之理順萬物之性以致位育之功乎然四者之中惟怒爲逆德易發而難制故聖人戒之曰懲忿曰不遷無非致謹於此而垂訓萬

世者也人主於此一有不當於義不合於時則刑罰
失中兵革妄興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者未必不
由於此也聖人之怒在物而不在己其發也義其動
也時如舜之誅四凶文武之一怒安天下是也後世
人主既失中和之德其於怒也率任血氣之私而不
出於義理之公或惡聞直諫而殺害忠賢以殄國脉
或不忍憤恥而窮兵四夷以致虛耗怒一也而其得
失成敗之歸相遠如此可不戒乎嘉靖七年春關西
鎭將有入虜境遇害者朝廷震怒議將興師致討以
刷國恥而邊將亦有上書欲效其功之速者朝廷猶

慎重而不敢遽乃遣議政府右叅成許公巡視邊圉
審形勢定方略而後徐議擧事嗚呼兵凶戰危朝廷
之慎重於此也如是則我　主上之穆穆包荒愛無
南北不敢暴加威怒於凶獷必欲合於時中可知矣
然則許相公將何以稱朝廷慎重之意以貧我　聖
上中和之德乎夫戎虜之患自古有之備禦之道在
於威德而不在於窮黷昔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宣王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冒頓圍逼白登七日不觧漢高
祖脫身反位無忿怒之心惟議和親匈奴寇上郡雲
北地都尉烽火一日通於甘泉長安文帝遣三將備

之而已終其世不見一卒之出塞是豈兵力之不足
耶盖帝王以天下爲度其視戎狄之侵比猶蚊蝱敺
之而已其肯不恤民命勞師遠討以與犬豕較乎我
朝 太宗世宗成宗亦嘗有征虜之擧當時野人屢
肆跳梁侵掠邊境害及鎭將罪惡貫盈故 三聖不
宥爲孤兒寡婦赫然一怒興問罪之師是雖義之得
而時之可其視周漢禦戎之度亦有所不侔者矣況
今日之事與此不類虜人實無侵邊犯境之罪而邊
將不備輕躡虜境卒然相遇於谿谷之間爲其所肉
比如投兒於餓虎之穴雖欲不搏食得乎今乃忘已

護兒之失道反歸咎於彼欲探其穴而快其忿豈理之直乎假令虜人無故入國界邊將其不捕逐擊殺乎合內外平物我而觀之則烏足深罪彼虜哉大抵帝王之怒必合於義而後可以施於人雖合於義而不合於時則亦不可以動施於國人猶如此況殊俗乎今日之事揆之於義則如前所陳度之於時則又有甚不可焉盖甲申驅逐之舉略無攘除之效而多喪士馬近來癘疫之禍兩界尤甚十室九空邑里蕭然重以水旱饑饉之災餓莩相望於道京城之內匹布數升民窮財盡近世所無軍旅之後必有凶荒豈

非愁苦怨毒之氣有以感傷而然也竊今災變屢見
物恠尤多日月薄食雷震冬作霜雹夏霣天之示警
極矣正當上下恐懼修省應天恤民之不暇而興師
動衆以事報復於戎虜恐非今日之所宜比如羸病
之人當平心定氣安養而靜保若不能節其喜怒輕
動妄作以傷氣脉則百疾隨而交發其不至於促亡
者幾希詎不寒心古人有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况
虜地險阻功未可必而邊釁一啓兵連禍結安知他
日之患有不止於萬骨之枯者哉古之君子知幾其
神不見是圖方今國脉之萎薾民命之危迫如此而

天之譴告甚異忽有邊將又自投死於虜中以搆兵
端此實幾之甚可慮而任事者之所當深思審處而
不可忽者也吾不知許相公之意將與邊將合謀汲
汲於雪國恥而樹邊功乎抑將察一路饑荒之形邊
儲之虛耗士馬之羸弱天時之不順人事之不利以
爲 宗社生靈萬全之計乎許相公德厚而才全識
高而慮遠其所處置必適於幾宜而合乎天人無疑
矣然虜既殺我鎭將我竟默默而示怯則或生輕侮
之心是亦不可不慮無已則有一焉今當使邊將宣
諭於虜中曰爾既殺我將我將提兵問罪蕩覆爾巢

穴俾無遺類然不分玉石同就殲滅我　主上天涵
地育之仁有所不忍故惟欲得其有罪者而止爾爾
等若能盡括殺我將者縛致轅門則當重報以爵賞
又罷兵討利害甚明爾其審處云爾則彼將畏威懷
利不數年而必效其功矣罪人既得數其罪而斬之
境上梟首傳示則雖不能盡滅其類不亡一矢不頓
一戟而國恥已雪威德並行朝廷隱然有泰山之尊
不動聲氣而天誅已加於殊俗矣此所謂不戰而勝
處靜制動之一奇也吾不知任事者之爲安邊之策
者亦嘗有及於此耶吾友元君壽甫以集賢殿典翰

爲巡邊使從事官吾謂許相公之碩德重望又得從事之賢如此其不敗國事明矣消兵端杜禍源順天道合人心以資我 明主中和之治位育之功者必在於許相公而參謀幕府運籌晨夕以成我許相公之義者又必在於吾元君也任大事者必舉群策而擇其可故吾於壽甫之行敢渴陋見如是幸不以愚言爲迂而陳於許相公之前以爲使歸之獻幸甚

伊尹五就湯論 辛巳

盖聞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若天地而不能無心於生成聖

人而不能無情於去就則惡是以爲天地之大而聖人之神哉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聖人之心則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於萬物其生生之意未嘗有一息間斷然其發育斂藏之機付之氣化之自然而未見其有爲聖人之道亦猶是也其心雖在乎天下未嘗一日忘然其去就行藏亦惟義所在而已豈有一毫意必於其間哉孔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斷斷乎無適莫之累從容不迫與時偕行者是也盖其心廓然大公無所偏繫與天地無爲之妙爲一故

能如是若聖人意於經世濟物於進退設施之際未免於有意焉則安得與天地相似乎夫伊尹古之大賢人也躬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朝幡然爲天下而起遂至於五就湯五就桀而不止譬如天地生物之心閉藏翕斂未見端緒而及至一陽之復生意闖然不能自遏此所以能致君行道使天下蒙其澤也而其出處之正亦庶幾於聖人之道然吾不知其發於精神之運形於心術之動者果能如聖人之無意乎其去就進退果合於聖人之時乎盖其始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之進伊

尹以事桀冀其遷善改過也而桀不能用則退而就湯如是者五盖伊尹既出則視天下猶一家必有以濟其溺故往来湯桀之間不自覺其支離煩瀆之甚如此在聖人則必無是矣或曰伊尹以命世之賢王佐之才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一夫不被其澤有納溝之恥盖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其去就有不得不然者若曰桀既昏虐罔悛尹不宜就之而又至於累就湯則孔子當昏亂之世非不知時君之不足與有爲也然猶且汲汲遑遑之齊之楚困於陳危於匡而不已其與伊尹異者何在曰伊尹未得爲聖人

之至者只是有任底意思在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不可化之人其心渾然天理無所倚著用行舍藏惟遇之安乃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心雖有在意實無必安有如此周旋委曲之態乎其所以汲汲遑遑周流不息者乃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已者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焉者乃天地之無心也其視局於以天下自任規規於去就之間者其氣象有不侔者矣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既爲天民之先覺則畏天命而悲人窮

欲以其道覺斯民者固其宜也旣欲以斯道覺斯民則其自任之重又不得不爾孔子不遇故栖栖一世仕止久速惟時之可若其遇有爲之君如成湯文武則安得不以天下自任如伊尹乎夫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有千百歲而乃一相遇焉旣遇矣而又潔其去就不少留意於天下則是聖賢之道無時而得行矣其自爲高尚則得矣其如赤子之不乳於其毋何曰聖人雖未嘗忘天下亦未嘗有意於任天下聖人之所自任者固不在此就使孔子得君而有爲必不如尹之爲矣孔子嘗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然則孔子之所自任者盖可知矣其所自任者斯道而已故其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歸彼天下惡足爲己任哉道既行則天下自無不治矣伊尹不及是而以天下自任則天下重而在己者輕未免有用力擔當之意遂至於此者無足怪矣或曰然則設使孔子處伊尹之地湯使之事桀而桀不能用則孔子何以哉其將逆知桀之頑悍不可移而不肯就耶抑就之而桀不可事則遂決去而不復就湯乎曰否湯得賢不自有而使之事桀是

聖人愛君憂民至誠惻怛之意也孔子安得不以就
乎就而事之其淫虐暴終不可回也則去而歸於
湯孔子亦不過如斯而已但不肯苟徇湯之意至於
累就如是之瀆矣何以知其然耶孔子於公山佛肸
之召皆欲往而晏嬰不可則接淅而行膰肉不至則
不脫冕而行衛靈公一視蜚鴈則明日遂行其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有如鳳凰翔于千仞不可攀也桀既
無道則不能以禮待聖人亦明矣安肯枉己徇人無
一分匡救之效而往來不憚煩如是乎易曰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正謂此矣嗚呼聖人之道至大而

聖人之心亦無窮已有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思有以兼濟天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者伊尹孔子其心何嘗有異然孔子所以能如是而伊尹之未到者何耶蓋孔子無情而伊尹有意有意故不能無爲之之迹而與天地爲一矣豈非能大而未至於化者歟

晦齋先生集卷之五

晦齋先生集卷之六

箴 銘

元朝五箴 并序

蓋聞古之聖賢其進德也靡日不新無歲不化惟日孜孜一死而後已蓋欲盡爲人之道而無負於天之所與也余生二十有七歲矣行不中矩言多違法學呰而道不成年長而德不進其不至於聖賢而卒爲衆人之歸也昭昭矣噫今日又是元朝也歲且除矣我獨依舊而不自新乎作五箴以爲終身之憂云

其一畏天箴

天生我人付畀者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悖凶修吉
敢不祗畏不言而信不動而敬無微不察無隱不省
從事於斯潛心對越一動一靜順帝之則永言配命
俯仰無怍斯須有閒便是自絕罔而幸免生也可愧
毫釐有差便是獲罪禱旣無所盍反諸已克己復禮
是曰無墜存心養性所以順事不顯亦臨其敢或欺
日乾夕惕于時保之

其二養心箴

惟心之德至虛至靈原其本體廣大高明内具衆理

外應萬變放之六合斂之方寸善養無害與天地似
養之伊何曰敬而已敬之伊何惟主乎一當其不動
渾然太極敬以一之其體乃直不偏不倚無貳無適
勿忘勿助從容自得廓然大公鳶飛魚躍洞開重門
不見邪曲天理以全人欲不萌大本既立達道乃行
惟敬之妙宅心之地久而既誠純乎一理位育極功
實本於此人生稟賦初無二致一指肩背鮮知貴賤
養小失大禽獸不遠我既知此敢不自勉造次顚沛
服膺勿失一念或怠神明在側

其三敬身箴

我有我身至重至貴受之父母命於天地參爲三才
匪萬物比既知其然敢不自敬敬之伊何持之以正
容貌必莊衣冠必整視聽有則言動有法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姦聲亂色不留耳目非禮之地非正之所
足之不敢履身不敢處進退周旋必於理合出處行藏
一以義決富貴不動貧賤不移卓然中立惟道是依
是曰能敬不辱不虧無忝所生庶全而歸惟彼衆人
昧於自持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畀慢親之枝
營營食色無廉無恥遑遑利名無命無義不有其躬
惟欲之汩我其監此惕然自飭洞洞屬屬臨深履薄

聖賢有訓曰誠曰修敢以此語爲終身憂

其四改過箴

人非上聖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其過斯寡寡之又寡可至於無無過曰聖多過曰愚爲聖爲愚在我而已是以君子必誠其意心無過念矧有過事如或有之即改不吝過消善全其德日進胡彼衆人知過者鮮知且憚改矧曰遷善恥過作非過以成惡我其監此不遠而復一念之萌一言之發必思合理惟恐有差夜以思過晝以改之武公自悔賓筵是作蘧瑗欲寡知非五十子路喜聞顏淵不貳聖賢猶戒矧余愚鄙

齒之尚少庸有不知今其壯矣曷不自規

其五篤志箴

人有厥性本乎天理初無不善孰愚孰智乃知聖賢與我同類求之則得不求則失其機在我敢不自勖成湯日新仲尼忘食文王亹亹伯禹孜孜矧余後學志大力微一墮悠悠造道可期井不及泉九仞奚益學不希聖是謂自畫欲罷不能顏氏之竭任重道遠曾氏之篤我師古人死而後已彼何人哉爲之則是

立箴 幷序

正德庚辰冬余在廬次逢除夕感歲序之流

易而自嘆道德之不修無以及時而有立因

箴以自警云

恭聞仲尼十五志學至于三十乃克有立曰立伊何心定道得充實於內直方於外卓然不倚居廣行大富貴不淫貧賤不易天下萬物莫我撓屈是謂能立進聖之基繼天建極實本於斯閔余後學惟聖是慕志學苦晚聞道亦暮功跡力淺學未收效任重道遠志猶不舍援聖比度反躬省過驗之於心能立耶否涵養未充操存不固天理流行未免違失人欲消去有時萌起驗之於身能立耶未氣習稍化義理猶弱

言行多過表裏未一事物外挠酬應或差驗之於行
立耶未耶爲臣爲子不盡其職爲禮爲義不用其極
動靜語黙多不中節進退周旋或失其則歲月如流
一往不復究我年數奄迫三旬及此未立寧免衆人
是用自省竟夕不眠鍾鳴山寺又是新年天道既變
時物亦遷我其法天思新厥德滌去舊習一遵聖法
矯輕警惰人一己百眞積力久期入聖域自今以往
四十五十又無幾何轉眄忽及到此無聞已矣可追
是用耿耿箴以自規標志誓心爲終身事上帝實臨
我心敢貳

自新箴 戊申九日書于謫所

學求造道志在體仁行貟神天戴及其身忠虧報國孝缺違親反躬省咎有慕古人天道循環絕徼回春中宵發憤思新厥德有赫其臨潛心對越有幽其室肅然祗慄上戴下履不欺毫髮一念思誠萬事盡職克己復禮俯仰無怍箴以自警服膺勿失

定靜銘 丁未正朝

直養氣和養性樂天理安義命志有定心自靜處萬變主一敬

無絃琴銘

理契天載樂寓吾心妙得其趣不假於音冥然寂然
萬物皆春神游太古手撫天眞

知恥銘

君子之道貴乎知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始自屋漏
達于天地戒懼謹獨俯仰無愧卓然中立惟道是依
不幸有過在於隱微白中一黑雖若無累其心忸怩
甚於撻市如或無妄身遭患厄裔夷之竄朝市之戮
甘受無恧浩氣充塞世不我容知我者天安土樂天
其中泰然小人心事一切反是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惟利是競惟惡是肆有靦面目略無愧恥吮癰莫栽

何所不至羞惡之心本於天性一存一喪斯判狂聖其機如此敢不自省毫釐之差天壤以謬無恥之恥庶無大咎

記

海月樓記

邑之有樓觀若無關於爲政而其所以暢神氣清襟懷以爲施政之本者亦必於是而得之蓋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覽之所高明之具以養其弘遠清虗之德而政由是出其所關顧不大哉清之爲縣僻在海隅客館之東古有小樓陋隘低微隱

在雉堞中四顧無眼界無以宣暢湮鬱導迎清曠至使浩渺無涯之壯觀碍於咫尺而莫收所見者半畝方塘數叢梅竹而已嘉靖戊子冬縣宰金侯自淵始欲改搆增其舊制峻而寛之滄溟浩汗舉眼斯得人之登斯樓者不知樓之高而恍然如天開地闢而敞豁也遂名為臨溟閣第以匠不得良築址不牢營構失宜不數年而傾側厥後柳茂纘繼之支撑起正未久旋頹賔客之至縣者雖當夏月困於炎蒸而徘徊却立不敢登者殆將十年矣歲丁酉秋鐵城李侯股以親老出紐縣章游刃之餘慨然有志於重修尚慮

邑殘力薄重勞疲氓乃搜吏民之欠科納者隨其多
少而稱其役之輕重又求助於水使李公夢麟得鄰
境戍卒之闕防應罰者百名除其罰而用其力不煩
民而事集累土築基結構精緻碧磴丹檻玲瓏宛轉
材頗仍舊而制作一新乃改扁爲海月樓屬余記之
余惟吾鄉距縣纔數程庶幾一往登覽以滌塵煩而
繫官于朝顧莫之遂然玆樓之勝狀因其名而求之
亦可得其一二矣凭欄縱目萬景森羅邐迤野綠遠
混天碧鬱然而峙於北者內延山也巍然而秀於西
者國鶴峯也松林遠近蒼翠可玩烟嵐朝暮變態萬

狀而獨取二物以爲名者志其所見之大者也見其大而有得於懷豈但快目玩物而已哉若乃桑暾照波烟霧初消森淼漫空一碧萬里倐陝瀲灧浮天浴日岬鯨嵲滉瀁不見涯岸憑高而極目渺茫邈乎如凌虛御風而臨河漢使人心境廓然廣大寬平而浩然之氣充塞於兩間此則觀海之善者也至若氣霽坤倪雲斂乾端冰輪輾碧暮靄橫白水天混光星河黯映霽色嬋娟澄輝皎潔人在危樓愛而玩之寄身於清高之域而寓目於虛明無盡之境杳然如離世絶俗而登蓬瀛使人胷次洒落查滓淨盡而本然之天

浩浩於襟靈此則玩月之善者也嗚呼君子之觀物異於俗眼觀其物必悟其理而體于心故觀天行而不進寧息察地勢而思厚其德侯之以海月名樓夫豈徒然哉海以取其寬月以取其明寬以弘吾量明以昭吾德雖以之治天下可也而況於爲一邑乎登斯樓者目其額而思其義則庶免於俗眼矣嘉靖癸卯三月下澣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驪江李彥迪記

祭文

改葬先府君祭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二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
孫子廸敢昭告于顯考成均生員府君之墓伏以生
育恩深昊天罔極風樹悲纏已矣無及憶在昔年遭
天凶禍思之心痛言亦涕下往事如夢切不盡記銘
骨難忘唯有一事當其疾病念子無已飛詹薰洛戒
兒避出兒承諭命不敢違越及其將去心竊憂悶力
疾而起依依不忍手裒裒栗畀余袖去坐以目送慇
懃無語出門反顧中心是惻豈知此别乃是永訣言
念及此肝摧膈裂及其捐舘子不在側第齡纔七一
妹在乳親戚莫入誰其瞻護唯母獨守號慟無許嗚

呼痛哉人誰不死父兮去老婦雖多寔毋益無賴有
子二人不能爲子自殯及葬事多草率歛不憑棺窆
不臨穴附身附棺孰誠孰信穿壙營墳亦多未盡葛
葬荒山二十餘年追惟昔日懷痛窮天仰瞻丘壟荒
草寒烟頹崩慘目有不忍視父欲修改未成厥志子
職虧闕負罪天地方居祖服罙增永慕春秋霖雨每
懼淋漏地又滋潤慮有水濕夙夜未寧憂慕難抑是
用斷意思改宅兆去春起役情由俱告事寒時乖未
遂志願幸至今年天助人資竭心畢力無所阻艱今
將啓墓奉以移安既卜美地又擇吉辰棺槨改陳衣

服惟新無驚無動即新舍舊千秋萬歲以安以保謹
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

祭姪元慶文

維年月日叔父某祭于猶子元慶之靈嗚呼汝質溫
良汝志潔清庶幾勤學立身成名云胡不祥天禍斯
酷嗟我兄弟俱鮮兒息有汝一身庶繼家業汝今云
亡宗祀無托余心之慟曷其有極汝病湖南我有
召命握手臨分膓摧淚迸豈知是別乃是永訣人誰
無死於汝則寃夭閼異鄉返葬古原道路崎嶇汝父
護柩間關千里行路掩涕有母在家幽明永隔嗚呼

痛哉天不可必理不可知門衰祚薄有至於斯言念及此痛若割肌臨穴一慟萬古長辭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府尹緣文

嗚呼有生有死人理之常處理之常公獨可傷鍾秀崧嶽稟才雄剛志存忠孝操守正直際會昌期歷敭華秩蜚英翰院振綱臺憲入司喉舌出典方面克允出納流化甘棠 寵眷方隆期望遠長白雲入望軒冕羽輕乞符便養牛刀一城闔境謳歌如兒得乳彼蒼漠漠理冥難究善不得報仁不必壽一疾三秋竟

至不救四境悲號如喪父母道路咨嗟耄艾涕滂鶴髮在堂已矣誰將室人遠離逝不永訣抱恨窮泉曷時瞑目嗚呼痛哉才不展時位不滿德邦家不幸生民無福如我踈愚志契斷金昔忝臺僚獻替同襟逮至罷散屏處山林屢枉皂蓋同尋巖壑春山朝榮秋堂夜寂十載懷抱殘燈半壁往事如昨乍堪起憶今蔫我邦情義益深公今已矣斷絃投琴踽踽一世誰識我心銜哀致誠遙奠一酌不亾者存庶紆歆格嗚呼痛哉尚饗

祭先妣孫夫人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十月日孤哀子彥迪遠具時羞之奠使姪李純仁敬祭于顯妣貞敬夫人孫氏之靈伏以恩深生育昊天罔極日迫西山兒情罙切休官侍藥不忍離側庶遂終養以盡子職行負神明誠未格天獲譴清朝身遭遠遷母兒相持號哭永訣天地慘色鬼神亦泣地角天涯消息斷絕水阻山重魂消心折夢魂飄飄夜夜飛馳華髮斑衣省侍萱闈衰顔慘慘鶴髮依依手撫肌體宛如平昔惘然驚覺身在絶域中宵撫膺淚凝成血仰天號籲天亦漠漠庶存殘性承歡有日晨昏默禱望幸千一不弔昊

天遷奪所恃罪大惡極禍至於此日望平書訃音奄至失聲隕絶五内焚裂扣地吁天竟無逮及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未離懷抱呱呱膝下恩斯勤斯鬻兒閔斯寸草情深莫報春輝每恨平生承順多違少孤無賴有志講習割慈忍愛許兒遊學衣縫密密歸恐遲遲定省久曠音問又稀夜對孤燈念兒膂擇及其遊宦薄祿是縻歲歲春秋登高送兒瞻望不及佇立露衣昏朝倚閭日望兒歸傷懷斷魂衰疾催迫義重徇國退不勇決日短奉親痛悔莫及念此摧心如焚如割當其疾

病子女俱侍兒獨不在黙念何已冥漠有知昌時瞑目精靈不昧來返飄忽絶徼相尋不遠千里窮廬溥奠窕見容止奄忽不見儀刑無迹攀號莫追萬山風雪人生斯世誰無此哭萬里茹痛惟我獨兮一別終天幽明永隔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天長地久亦有涯盡惟此怨痛粉骨難泯斂不憑棺窆不臨壙子職虧闕負罪天壤煢煢一身生亦無裡願從泉下復見容儀天冥地漠不知所之霜露丘壠宿草已蕪慟望天涯絶而復蘇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祭亡弟子容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四月朔兄及第某使嗣子應仁遠具時羞之奠遙祭于亡弟松羅道察訪子容之靈嗚呼人生必有死死生有命吾豈不知吾所以聞汝之喪號慟隕絶撫膺摧裂而不能禁者非但鴒原之情追平生之事有可痛怛者非一二也念吾先君子蚤歲捐館吾與汝俱在幼穉斂殯之際皆不得親見附身附棺多有未盡常以爲終天之痛幸得侍奉先妣四十餘年承顔順色又多未盡家貧甘旨屢闕奉養又不如意心常慨歎吾兄弟俱無子女先妣毎見吾與汝歎曰汝等何無兒息耶憮然有不樂

之色吾兄弟雖在側無以慰悅慈顏是又平生一痛
也吾以不才濫被 國恩繫官于朝屢曠晨昏之奉
尚賴汝之在側奉養無違吾得以從宦寵過災生歲
丁未秋身遭投竄遠離鶴髮病親號慟永訣痛迫之
懷有難形言尚賴汝之在側慰奉備至稍寬千里遠
懷聞汝每夕焚香禱天汝之愛兄精誠格天吾之獲
全軀命以至于今盖有以也緣吾罪逆深重天不顧
佑禍延先妣千里聞訃五內焚烈叩地呼天無所逮
及聞汝病重尚能扶持親自斂殯附身附棺之物靡
有後悔至於營基窆之葬天助人貧亦無所不盡廬守

三年盡心奉奠誠禮俱盡吾雖不能親葬祭之事葬祭之禮汝能盡之吾雖在焉有何加焉纔畢喪制泣血柴毀之餘羸病深痼形容枯槁僅存殘喘念我未忘千里間關指死爲限遠冒險阻來見病兄相對號哭不知所言淹留數月懇惻情懷有難言盡相對噓唏隕涕不已夏盡秋來天氣漸凉羸病之人勢難久留嚴冬寒苦又難經度不得已辭去重見難期臨別憐慟 天地變色鬼神亦泣别後見月傷魂看雲抆淚只憑魂夢千里相尋六載痛迫之懷何可勝言安土樂天吾以自勉寬懷調病每以勉汝汝猶惘吾久阻

天恩悲痛難堪夜夜號泣于天每欲具疏訴冤以死
自處吾恐禍延無益止之汝不果爲常自慨慨去秋
及冬又寄書來言古人有兄弟爭死者吾欲忘生訴
冤于朝庶有格天之理吾又止之使不得爲汝必因
此鬱結未遂所懷沉痾轉增奄至大故汝實由我之
故至於此極汝何不念吾之所勉不自保愛而使吾
永抱無涯之痛耶嗚呼人誰不喪父母不亡兄弟如
吾之事古今所無七年之中哀傷痛迫地角天涯消
息茫茫汝每念我日夜悲慘號泣竟至於此彼蒼者
天曷其有極兄弟之情人誰不厚汝之愛我念我至

隕性命古今所未聞也汝之孝友之誠如此宜格神
天使吾兄弟復見神不顧佑天又漠漠以至於此天
何不仁如是耶先妣辭堂奄經六霜尚未得奔哭一
洒血淚於宿草不孝之罪極矣吾自是無意人間事
久矣猶得不廢食飮強自扶持以至于今者庶得生
還復見弟妹相對一哭今汝已矣無所可望吾又安
能久於斯世耶生不能連襟終養父母至於大事又
不得同哭殯前以盡送終之禮平生隔闊又多同枕
共衾之日有幾言念及此痛恨窮天今欲葬汝於先
壠之下吾死亦欲葬於汝墳之右庶得相從於泉下

是吾之志也嗚呼吾拔絶徼七年于今奉先之事惟汝是恃今汝又遽逝春秋霜露宿草雙壠誰其省謁四時俗節家廟享獻誰其主之吾平生積惡行負神明禍至於此尚復誰尤汝之去冬寄書三道辭意懇惻疏章上書之草又甚激切吾常披見隕涕者多矣今則何忍復見此書耶嗚呼天長地久亦有涯盡惟我與爾幽明痛裂曷有窮已兩地迥隔夢魂亦稀相接汝亡三月而始得聞計南望遥慟萬古長辭惟願與汝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之因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尚饗

行狀

仁宗大王行狀 一

國王姓李氏名諱　恭僖王長子也　母妃尹氏府院君汝弼之女以正德乙亥二月癸丑生王

王生有異質三歲始讀書通字義不事遊戲動作有度人以爲生知　恭僖王奇愛之以勸學克己之意作箴以誨之年六歲德器已成　恭僖王請封世子于　朝十七年辛巳　先皇帝遣太監金義陳浩錫以七章之服其　勅曰朕惟立嫡以長古之義也有爵土者預定繼嗣以繫群情亦率是道然必

請命于朝而不敢專則君臣父子之倫正矣比得王
奏欲因舉國臣民之請立嫡長子諱爲王世子事下
禮官議奏特賜允俞玆命太監金義爲正使陳浩爲
副使齎勑并紵絲紗羅等件封諱爲朝鮮國王世子
夫藩邦之職莫先乎事上恤下王自祖父以來允克
蹈之今旣立世子宜明示玆訓俾習與性成業由德
進秉禮遵義世享有邦庶幾不負朕命亦無忝于前
人越明年嘉靖元年壬午春行冠禮入學于成均館
陛降周旋雍容中禮觀者莫不洽嗟悅服　恭僖
王博選師傅賓僚使之朝夕與處一以格致誠正之

學輔養道迪自是德業愈崇檢身制事動遵聖訓雖在宴私常凝然端坐左右近習未嘗一見其惰慢之色終日淵默嚬笑不形雖臨下寡簡而宮庭之內肅如也事 父王極其誠敬自在沖年問寢視膳雖祁寒盛暑未或一廢 母妃尹氏生王七日而薨及 恭僖王冊尹氏爲繼妃 王事之如親母年十三令宮僚書程頤四箴范浚心箴暨書之無逸詩之七月篇列諸左右以觀省常與僚屬講讀日三或不時夜對亹亹不已嘗賜生薑于宮僚付以手札曰予觀論語有曰不輟薑食爲其通神明去邪穢也

諸君子勳慕夫子者雖於飮食之末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其尋常言語類如此凡賓客僚屬之喪未嘗不爲之傷悼素食　恭僖王以王有賢德嘗欲禪位　王號泣固辭止　王幼時有庶母朴氏挾妖術謀欲危　王事覺　恭僖王大怒即命竄殛而其子嵋及二女亦得罪　王及長始知之手爲疏以訟其寃　恭僖王乃感而從之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得見其略曰伏以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爲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

者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媢也焉得而知之媢之一女
子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也二妹
年幼不預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絶思念至此不覺涕
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平日恒懷痛
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乎今臣
侍居東宮　恩寵極矣使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
思之顔厚有忸怩仁人之於兄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又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
親愛乎至於籩豆之儐飲酒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
焉惻然之念益切于中前此微達此意未蒙　允俞

更歷微衰以瀆 聖聰伏惟 垂憐焉疏辭懇惻
發於誠激臣民見之者無不感泣涕迄城府主卒
王過於傷悼幾至成疾盖其天性之篤如是二十三
年甲辰 恭僖王遘疾彌留 王侍側晝夜不
解冠帶進藥必先嘗粥飲亦爲之廢形瘁面墨侍人
無不泣下知其必傷 王分遣宰執遍禱 宗社
山川請釋囚以祈命時方沍寒沐浴齋潔親於殿庭
露立祝天自昏達朝及薨散髮跣足仆于庭下大臣
憂悶進以素襦巾亦不肯者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大
臣以 恭僖王遺命請權署國事奉國寶以進

王號哭不受群臣更請實至則輒哭至于終日在庭之臣莫不摧痛遣陪臣閔齊仁李浚慶告訃于 朝且請承襲凡國家機務一委大臣非關喪事不許啓稟 王自初喪至卒哭只啜飦粥不食鹽醬夜不卧寢哭不絶聲既葬猶不離喪次所侍者唯小官數人屛絶宮人使不得近前 王欲行三年之喪而自侍疾之初羸瘁已甚及遭大故毁瘠骨立殆不能救大臣舉 先王遺教請從權進肉 答曰予之誠孝未孚致有此言哀慟愈深臺諫侍從伏閤以請不聽議政尹仁鏡率百官立庭以請者至於累日亦

不聽　毋妃親自泣勸　王為一勉從而竟不之進時首相有缺以手書諭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所萃相得其人則治否則亂亡隨之是以古之明君皆重相臣之選必廣擇鴻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有拔於版築之中者今兩相次陞當卜其代我　先王培養人材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必有其人當慎擇有德望者以宅其位予以否德慘遭大變懵無所察凡經邦重事皆恃大臣如得賢輔國之福也四月天旱下教求言減宮膳恒供之半又敎吏曹禮曹曰彰善罰惡為政之所當先其有忠孝卓異者及為吏清

白者廣問以啓隨才擢叙其身已没録用其後以奬方來又令大臣薦逸士之懷才抱道者將欲擢用大臣難於其薦將 先朝舊規以稟 王曰賢人君子之懷才抱道者雖重於出處而唯在人君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得而果賢則擢置宰相亦何難哉如或拘於舊例置賢人君子於不可求之地則古人所謂野無遺賢其亦誣後世之言耶大學生等以儒臣趙先祖在 先朝非罪竄死累疏請復其職 王手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朝教育之澤亦

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大學雖曰公論所
在是非之定自有朝議汝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
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更思之五月　皇帝
遣太監郭璇行人司行人張承憲　賜祭若諡賻于
恭僖王又遣太監張奉吳猷冊封　王爲朝鮮國
王其　勑曰朕奉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推行于庶政
必率循乎舊章其於錫封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
間焉故朝鮮國王姓諱徃脩世爵藩守東方職貢恪
修與逾三紀邇者陪臣告訃禮部以襲封請念玆爵
土宜有攸屬今特封王之世子諱爲朝鮮國王嗣理

國政本國大小臣民其悉奉教令以佐王修身謹行
遵我王度輯寧疆境克紹先緒庶共享大平之休時
詔使分二起而至　王方有疾以　帝命之重
力疾迎接極其誠敬畢力盡禮未嘗以懈病遂彌重
詔使纔還又將親祭于　魂殿仍省　母妃于
昌慶宮大臣以　王羸疢已劇固請停行　答曰
近以接待　詔使兼有疾病虧闕子職已久予甚痛
焉遂不聽而行自後病日篤至於大漸大臣尹仁鏡
等入内問疾　王必整衣冠然後見之病革絶而
復蘇者三若稍省人事輒使人問安于　母妃時

雷震宮殿樓柱左右慰 王驚動 答曰予則無
驚丞令問安于 毋妃六月二十九日教于大臣
曰予疾不可爲旣無嗣子其傳位于弟慶原君諱又
教曰趙光祖事予未嘗忘于心第以事在 先朝不
敢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光祖爵秩大臣等將入受
遺教 王欲下床冠帶而未能臨薨遺教曰
父王薨逝未久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死必葬於父
毋塋域之側以終予志且纔經大喪民力已竭予之
葬事務從朴素氣且盡猶諄諄說爲民除弊之意語
已澁左右莫能記以七月朔辛酉薨于正寢享年三

十一薨之日都中士庶塡咽號慟雖愚夫愚婦無不哭之如私親大學諸生奔哭闕外畿內儒士聞而來哭者不絶遐方僻鄉亦皆奔走悲號化未一期而德之入人者如此其深求之於古實所罕聞嗚呼聖賢之生不偶而得之侯王之位尤不偶　王之至德篤行所以受於天者如是其厚任於己者如是其重其始也若有所爲而生其終也不假以年嗚呼痛哉

碣銘

先祖考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李府君墓碣銘

公諱壽會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後祖諱權龍驤
衛司中領副司直考諱崇禮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參判娶縣監楊培之女有明宣德
辛亥三月丁卯生公於迺日公天資寬厚志氣剛毅
以業武登科授權知訓鍊院參軍不樂仕宦遂棄官
歸優游田里以自娛居家以儉約處鄉以忠信接人
遇物任眞不矯飾人無少長咸敬慕焉正德戊寅十
二月丁丑以疾卒享年八十八以己卯三月四日丁
酉窆于慶州治東阿倍耶洞明活山之原公配慶州
李氏生員點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先公諱蕃成均

生員贈左賛成次曰悠別侍衛女適忠順衛權希顔
先公生二子一女彦迪爲長次彦适松羅道察訪女
適察訪李師益悠生四子三女通爲訓鍊院判官道
忠順衛遇萬户運纫女長適崔德崇次適權希範次
適權德麟内外孫曾孫男女凡三十二人嘉靖乙巳
十二月贈吏曹判書銘曰
薄榮利樂畎畝願眞性保遐壽畜未施仁有後昆自
天耀重泉積善厚餘慶綿銘墓石諭後賢

先祖妣贈貞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慶州人高麗侍中齊賢之後祖諱之帯

嘉善大夫漢城府尹考諱點生員生員娶主簿崔仲雲之女以宣德癸丑月日生夫人夫人資禀秀異婦德純備適驪州李氏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書夫人閨範端嚴宗族欽慕成化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五以是年月日葬慶州治東阿倍耶洞明活山之原生二男一女長曰先公諱蕃成均生員贈左賛成次曰适別侍衛女適忠順衛權希顔内外孫曾孫男女凡三十二人嘉靖壬寅正月贈貞夫人銘曰

性禀柔静德全貞淑以孝以慈宜家宜族天畱壽祿

慶綿後裔銘以刻石爲示來世

先妣貞敬夫人孫氏墓碣銘

先夫人姓孫氏慶州人實大樹部之後曾祖考諱登司憲監察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祖考諱士晟折衝將軍副司直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大夫兵曹參判雞城君考諱昭精忠出氣敵愾功臣嘉善大夫雞川君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謚襄敏公雞川娶豐德柳氏萬戶復河之女有明成化己丑正月丁巳生夫人於漢京先夫人生禀懿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年既及笄適驪州李氏先公諱蕃字

叔翰成均生員蚤歲赴本道都會　成宗好文見
先公所述詩賦嘉賞之即命乘傳詣闕賜衣一襲細
綿布十匹紙筆等物使留國學多士榮之先公性喜
閑適不以舉業爲急還鄉奉親怡愉盡孝日以教誨
鄉人子弟爲事閨庭雍穆相敬如賓客先夫人柔順
執婦道事舅姑盡孝敬宜家人以慈愛宗族欽慕焉
弘治庚申二月十四日先公以疾捐館先夫人蚤寡
子女俱幼無計生活常撫諸兒而慟曰吾所以未亡
者爲汝輩也撫養孤兒雖甚憐愛不廢教訓許令從
師遊學彥迪少蒙義方之訓粗解文句獲忝科第歷

事　三朝濫荷誤　恩官至贊成追贈三代
中廟朝令本道監司備給養母之資今　上初例
爵父母先公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先夫人授貞敬夫人先夫人性仁恕喜施惠隣
族有求不計有無而周之兄弟八人皆先夫人亡先
夫人每遇兄弟忌日思念悲悼流涕不進肉早夭無
嗣者則必具酒饌親自酌奠聞　中廟諱音時年
七十六號慟不進肉盖其眞性仁慈乃如是也雖孀
居四十年教養孫兒眼見顯揚鄉國稱慕焉嘉靖戊
申六月十八日辛酉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以己酉

二月庚申葬興海郡治南達田里禱陰山之原先公墳後生二子四女彥迪爲長次彥适爲察訪三女早夭末女適察訪李師益先夫人疾病時子女諸婦俱侍彥迪適遭無妄之災獲譴于朝削爵遠竄曠省逾歲幽明永隔天道冥冥有是哉斂不憑棺窆不臨穴子職虧闕負罪天地慟望天涯絶而復蘇瀝血爲銘以寓窮天之痛銘曰

孫啓大樹積慶綿綿策勳光前赫于雞川有子英俊名世顯貴有女貞淑先妣其次稟資端莊宜家雍穆儀範閨庭仁施隣族教子義方不勞三遷克享脩齡

寵渥自天盈虛消息理實難詰無妄生災門遭患厄
一訣終天幽明永隔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天長地久
亦有渥盡惟此悲痛粉骨難泯人生斯世誰無此哭
萬里茹痛惟我獨兮銘以刻石以寓罔極

晦齋先生集卷之六



